

# 有风吹过的地方

■ 戴 墨

## 与心邂逅 真实,远比想象更精彩

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到晒衣场上来的。那个晒衣场有半个篮球场大。那个晒衣场想必是经过美学设计,让人想起一架一架向阳生长的葡萄藤。一片片翠绿相生相长,风吹过叶片,雨珠打过叶片,发出天籁般的声响。美妙,就那么结下了它的果实。

想起我在机关连队那会儿,我们没有这样规模的晒衣场,不过是一根横穿的铁丝,曲曲弯弯的,一头绕在楼后面的一根木头上,另一头绕在另一根木头上。那个年代,除了操课和学习,其他的生活琐事好像都不会被放在心上。那两棵榆木桩就那么风里雨里的站着,陪伴着挂在身上的物件。风儿不停地经过,经过几次也便有了故事。

挂上去的衣服如果水淋淋的,形状也七扭八扭,多半是毛毛糙糙的男兵干的活儿。女兵晒上去的衣服都拧得很干,抻得很平展,晒干了也会保持着一种气质。经女兵洗过拧过过的衣服就有了一种精气神。风吹着它们,阳光拍打着它们,偶尔还会有一两个人的目光远远从它们身边经过,世界的内在也就有了某种极微妙的绽放。

边防连队一般很少编配女兵。除了文工团慰问演出,到边防连队的可能就是连长或指导员的家属了。不过也不全是这样,偶尔也有女作家走边防体验生活。那年,就有一位女作家去了边防连队。作家很年轻,还没有对象。体验生活的作家喜欢上了边防连队的连长。问题是连长有了女朋友,这让作家很痛苦,连长也很尴尬。后来,作家含着泪离开连队,走时剪断了自己的头发。连长对着作家留下的头发,发了会儿呆,就让通信员把那缕头发埋在了营房对面的山坡上。连长注意到太阳每天都会经过那个小山坡,那个小山坡每到春天都会花朵繁簇,欣欣向荣。后来,就没有后来了。老去的时光每天都在滤掉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事情。

每一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或许都有着一个难以释怀的心结,想起“云淡风轻近午晴,傍花随柳过前川”,我都会坚定地对自己笑一笑说,决不多事。可是,晌午经过连队的晒衣场,曾告诉自己决不多事的心竟生出了那么多牵挂。

晚饭的时间终于到来了。我以为晒衣场上那个女孩也会如我一样出现在饭堂。但是没有。连部的餐桌除了指导员没来吃饭,其他人都在。指导员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平常有他在,吃饭的气氛就会很放松。不知道指导员为什么没来吃晚饭。指导员不来吃晚饭,那顿饭就显得很沉闷。我来到连队,是因为一项特殊的采访任务,不该我关心的也不好多嘴。副连长起身盛了一碗蛋花汤,给连长和我也分别盛了一碗。我发现给连长盛汤时,副连长盛得小心翼翼。两人还心情复杂地对视了那么一眼。各餐餐桌都陆续起身收拾餐具,我们这一桌也默默地吃完了。我突然觉得,吃饭或许就是这个样子吧。

从饭堂出来,仰头看看天色,北极的夜幕总是比别处迟上许多。我装作吃饱喝足的样子和连长他们摆手道别,然后慢慢拐上中午走过的那条小道。那条小毛道通往连队的晒衣场。渐次幽暗的天光洒在脚上,每走一步,都似带出了夜的灵魂。

晒衣场已经空空荡荡了。晒在那里的被子,迷彩,袜子,毛巾之类都被夜晚悉数收走。下午看见的那个女孩也不在那里了。那个大眼睛女孩,一看就是江南水乡的女子,即使在干燥的北方,她脸上的皮肤也汪着江南的记忆。

她看到有人走过来便转过身去。地上有一堆茂密的青草,她专注地看着地上的青草,仿佛要从青草中看出别的什么来。她那么安静,安静得有点让人不敢喘气,更不要说打扰她了。

我赶紧走开了一点。距离也许会消除人内心的紧张。

风吹过来了。风又吹过去了。我远远瞥见那个大眼睛女孩抬起了她的目光。她水汪汪的目光专注在眼前的衣架上。风中悠悠荡着男人的一件黑衬衫,也悠悠荡着女人的一件白衬衫。两件衬衫配在一起,看上去那么和谐,风轻轻地荡着它们,像地老天荒的两个人荡

在秋千上。岁月被镀上了青春的光泽。荡着荡着,风就把它们扭在了一起,有时是衣领,有时是衣袖,有时是两件衣服的下摆。她看着它们在风中玩耍,眉眼间竟有了笑。

没有风的时候,世界就好像停顿了下来。女孩的神情也跟着停顿了下来。像有一枚指针突然间卡在了那儿,许多往事开始变得遥远和模糊。怎么回事?这是一枚指针对另一枚指针发出的询问。但没有人站出来回答。也许只有时间能慢慢解开谜团。

风和风中飘荡的故事都安静下来了。我默默地转身往回走着,可思绪好像还停在空荡荡的晒衣场上,直到它被越来越远的脚步留在了那个夜晚。

那是一本漫画册。我在女孩白天坐过的位置捡的。

宿舍的灯光有一点暗。但不妨碍漫画中的男孩为女孩讲述关于青春的故事。每一幅漫画都让人感受到世界的浪漫,尽管残酷有时像一把小刀会不时得划伤些什么。故事好像是在相遇的旅途开始。男孩在北方,女孩在南方。那个女孩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其实,青春的旅途只要有一次那样的相遇,就很富足了。何况到来的不只是一次相遇。

我看到漫画中的女孩嫁到了北方。尽管女孩全家都不看好这样的距离。但女孩不怕遥远,她表现的很坚定。漫画中的男孩帅帅的,戴着一顶草绿色的钢盔。男孩说,好多好多的夜晚,我都不能陪你,你会不会怕?女孩扑闪着长长的睫毛说,不怕。

漫画中的男孩说,一年之中,我可能只有一次假期,你,女孩把手指竖在男孩的唇上,男孩没有说下去。

男孩说,在每一个你需要我陪伴的日子,比如孕期,待产或者生病,我可能都不在你身边。女孩竟有点嗔怪地说,我真的不怕呢。

果真,相恋的日子少有陪伴。婚后的日子,少有陪伴。那以后的许许多多日子,少有陪伴。在每一个没有陪伴的日子,男孩都给女孩枕边安放了一朵含苞的蓝色玫瑰。军人的爱情更多的都是在电话中孕育和生长。但电话中的爱情依旧浓烈。

后来,女孩做了母亲。后来,女孩在月子里突然患上了一种失眠症。失眠的结果就是越来越记不住眼前的人和事。

漫画中的男孩不知道失眠的痛苦,也许心里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尽管连队离县城的家属院不足20公里。

再后来,他把她接到了连队。想多一点时间照顾她康复。可是,在连队每天一忙就忙到了熄灯。他虽然在她眼前,她好像仍是一个人。她的症状越来越重。连队的兄弟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把方方面面事情都尽力做好,好让他腾出心神多陪陪她。可有些担子真的不能分担。

她每天越来越长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医生说,这种情况拖久了,慢慢的你就走不进她的心了。他听得心里咯噔一下,转身去擦眼睛不小心溢出的泪水。

漫画中,他牵着她的手出来。看着她笑,笑的还像从前一样那么大声。以为这样就能唤起她的回应,可她的大眼睛却专注地看着别处。别处,那一簇簇翠绿的草,是她喜欢的样子。他拍拍她的脸,心却撕裂般地疼。他用力抱住她,抱得那么紧,紧得连心脏都发出怦怦的回声。

有时她会注意到这样的拥抱,就冲着什么地方笑一笑。他就开心地亲她脸蛋儿一下,觉得冰块消融的春天,也许不会像医生说的那么遥远。

那些漫画是他每天临睡前,一页一页画上去的,他想她在每一个醒来的早晨,会看到它们。说不定,沿着曾经走失的旅途,某一天,她就会慢慢回来了……

夜晚的北极村,天空还透着些许的光亮。我没有推开窗子仰望,所以不确定那光亮是不是来自每一颗星星。我起身给自己冲了一杯速溶咖啡,把泪湿的眼睛埋在那氤氲的香气里。那是我走边防停留的最后一个夜晚。那晚几乎没有睡意。月亮已经升得很高,照着边防的安宁,也照着许许多多人恬静的梦境。

月夜灯影下,女孩入神地翻看着那本漫画。某一刻,她把漫画紧紧地贴在胸口,笑靥爬上了她的脸蛋儿,眸子里闪烁着晶莹的泪滴……

## 新时代之歌

北国群山巍峨,大地万里冰封。在一座山顶上,火箭军某旅作战保障营时空基准队队长贾引康手握测量仪,俯瞰大地,眺望着延绵无尽的地平线。他常说,地平线不仅是天地的交融,更是测地队员追逐梦想的远方。而在几个月前,贾引康却害怕听见每天的起床哨,害怕看见东方地平线上泛起的红晕。

去年年底,伴着军改大潮,贾引康来到某旅作战保障营,所在连队获得新番号:时空基准队。

“作战保障营的耗子都要跑五公里!”副营长蒋中伟语出惊人,引得贾引康头皮发麻。作为新下连的干部,贾引康压力很大。人生地不熟,外加专业不对口,每天钻山沟、过草地更是家常便饭。早上扛着仪器设备吃个早饭出去测绘,回到营区已是万家灯火。长此以往,难免体能落下,一次五公里考核,就让贾引康背上了偌大的心理负担。

贾引康还记得,那次五公里考核结束后,坐在地上“拉风箱”的他刚转过头来,正看见拿着成绩记录本的蒋中伟两眼盯着成绩单吸鼻子:“这个成绩不理想啊,星期五再来一动吧。”贾引康眼前一黑。

接下来一个月也是如此。贾引康白天风餐露宿测量标绘,下午挥汗如雨体能训练,夜里点灯熬油整理资料。一次在水房洗头,贾引康居然一把薅下来一绺头发,这让他大惊失色,心中五味杂陈。自此以后,贾引康的工作劲头就下来了,他开始想念原来的生活节奏,想念原单位熟悉的老战友,甚至是餐厅里面16元一大盘的韭菜猪肉饺子……

冬至那天,炊事班煮了一大锅饺子,副营长蒋中伟拿着勺子敲汤桶:“大家多吃!尤其是新战友!多吃!吃饱了不想家!”锅碗瓢盆响成一片。此时的贾引康带着几个战友正在测量点位就着矿泉水嚼着压缩饼干。“队长,今天是冬至,我有点馋饺子。”战士王祥宁搓搓灰不溜秋的双手,在测绘板上写写画画。“吃吃吃!就知道吃!能不能有点出息!”口是心非的贾引康把把压饼饼干往黑黢黢的地平线扔出老远——冬至到来,他又何尝不想让跟着他风餐露宿的战士们也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饺子呢?

好不容易测量完毕,一行人灰头土脸地来到饭堂,饭菜已经热好。“来来来,我给你们打点饺子去!”贾引康站起身,猛一掀汤桶——哪还有什么饺子?只剩下几个孤零零的面皮半死不活地漂在汤上。贾引康“咣当”一声就把勺子扔了:“不吃了!吃什么吃!”摔门而去他留下疑惑的队员们,还有端着最后一屉饺子正往这边来的炊事班战士……

夜里十一点,贾引康坐在学习室绘图。想起今天的“饺子风波”,再想起自从转隶以来的种种不快,贾引康是越想越气,他把铅笔往墙上一扔:“什么道

# 远方的地平线

■ 邢国庆  
黄武星

“队长,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在你们下来之前,叶营长就下了死命令,要把你们打造成‘不会导弹专业的发射营’,所以说才会加强训练。虽然一时间可能很难适应,但你们的业绩确实提高很快……”蒋中伟眯着小眼,话语诚恳。

贾引康哪里还听得进去,蒋中伟一句“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他心中的防线瞬间就决堤了,眼前一片模糊的他为了掩饰,一个劲地把饺子往自己嘴里塞。“咳!咳!”眼见得贾引康呛着了,蒋中伟赶紧去给他倒水。贾引康端起一搪瓷缸子水就是一阵猛灌,蒋中伟看着贾引康狼吞虎咽的样子,扶了扶眼镜:“我和你一样,吃饱了,不想家……”此时喝水的贾引康,嘴里满是愧疚的咸味,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从此以后,每一个忙碌的夜晚,标绘完点位的贾引康站起来,摸摸头,有时掉下几根头发,他摇头一笑:“‘聪明绝顶’喽!”而在每一个微凉的清晨,贾引康看着初升的朝阳带着薄雾的雾霭,都会不由自主地搓搓手,拿着标尺往地平线上一比:“新的一天,开始了!”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又念老班长

■ 胡丹青

斜阳如火 往事如烟  
天地弥合了界线  
你站岗的身影 那么遥远  
虽已离别 但我坚信时间似圆  
我们终会遇见 想起你离队那天  
我拼命在人群中踮起脚尖  
却搜寻不到 那张熟悉的脸  
冰凉的液体渐渐模糊视线  
你却没说再见  
你拥有坚毅的侧脸 铸铁般的肩  
拼搏的执念使你不断向前  
你有忠诚的信仰 梦想着有朝一日  
手持钢枪 在沙场上让敌血飞溅  
你离开时的眼神 亦如初见  
庄严的军礼下 一切都不曾改变  
惊鸿一瞥 心藏留念  
从此回到属于你的故乡  
班长珍重 期盼再见

### 爱的僚机

■ 王 旭

你是红军的后裔 你是万里挑一  
驾驶国产战机 如虎添翼  
保卫祖国蓝色疆域  
机翼上 是血染的八一军旗  
她是你的终身伴侣 出门爱看天  
注视着多变的天气  
她是你永远的心机  
分享你无悔的青春  
守护你精彩的四季  
思念 随你腾空而起  
牵挂 伴你平安落地  
风雨 为你的战机洗礼  
雷电 给你的战机加力  
雨后初霁 是她给你的惊喜

彩霞满天 是她给你的奖励  
每一次 你雷霆万钧滚过天际  
她会心的笑里 知道是你  
正把眷念写在祖国的空域  
她爱你 也爱你保卫的这片天地

### 绿叶恋根

■ 李府中

容拐 多么亲切的名字  
一个孕育了我们生命的世界  
母亲在这里十月怀胎  
衣袍在这里落下尘埃  
我们在这里蹒跚习步  
童年在这里嬉戏徘徊  
沃土在这里哺育 乡风的熏陶  
启蒙我们胸怀宽广 永不言败  
无法告别祖先在这里的世世代代  
大年三十晚送灯 清明时节来祭拜  
这个地方就是容拐  
只有踏上这片热土  
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母爱  
这就是绿叶恋根的情怀

### 碎影流年

■ 李 瑾

炊烟安静 几棵树扶住了微风  
院子里 光影脆弱  
却能让落日回头  
人间那么老 我怎么舍得伤心  
站在屋檐下 绿色的星辰湿淋淋的  
它比河流匆忙 更懂得  
一个人的暮色能够留住多少归鸟  
米饭来了 蔬菜来了 白发也来了  
但我宁愿躲进生活中  
尝一尝挨饿的滋味  
母亲面前  
我拒绝与她身上的时间和解



雪莲 (中国画)

郭明霞作

长征

第4122期



# 筐篮里的年味

■ 高丽君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腊月二十三这天,母亲取出两个硕大的筐篮。随后几天,她就在寒风刺骨的小院里忙得脚不沾地,忙着把所有可以盛放食品的用具洗刷一遍,把所有的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家里所有的人指挥得团团转……

把筐篮洗净后,晾在库房里一块整洁的木板上,铺上新打开的报纸,就像导演上场一般,她胸有成竹地在年味的舞台上成功出演了。我们知道,年味照例要全部装满这两个大筐篮的。

一大早,母亲就开始蒸馍了。鼓风机呜呜唱着快乐的年歌,火苗一边跳着欢腾的舞蹈,一边亲吻着大铁锅的锅底,铁锅则把自己浑身的燥热一股气地传递给笼屉。笼屉呢,就把热量回环喷在大大的馍馍上,一笼笼雪白的馍馍就出锅了。每一笼的馍馍花色不一,大小不同。有普通的花卷,有讲究的花鸟形状;有白面的,有杂面的;有纯色的,有层层红绿黄的;还有工序最复杂、费时最多的给灶神的“枣山”。晾过蒸汽后,把一个个馍馍慢慢摆放在筐篮里,就是我的工作了。不能挤,不能压,一个花色一块地方,一个形状一种摆法,大的在上,小的在下,我寻找着最佳的位置,把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安放好。一层层,一层层,眼看着,筐篮就满了,就高了。

夜深了,看着高高的筐篮,看着横七竖八躺着的孩子,母亲伸伸腰,心满意足地锁门,上床,拉灯,睡觉。  
第二天,父亲从单位赶回来了,年货

就包包蛋蛋地滚进了家门。孩子们拽出自己的新衣服,试穿着,比较着,挑剔着,嘟囔着。猪肉、牛肉、羊肉、鱼、鸡冷冰冰的身子,被搬进了厨房,被母亲一样样地来回看几遍,年的宰味就成型了。做鱼是母亲的拿手好戏,腌制好后,放在大油锅里,炸得噼噼啪啪响声一片,葱姜蒜味和鱼味从香味四溢的锅里冒了出来,在屋里乱窜,从屋瓦的缝隙钻了出去,被冷冷的空气牢牢地积聚在院子的上空,形成一朵温暖的祥云。

把筐篮装满后,晾在库房里一块整洁的木板上,铺上新打开的报纸,就像导演上场一般,她胸有成竹地在年味的舞台上成功出演了。我们知道,年味照例要全部装满这两个大筐篮的。一大早,母亲就开始蒸馍了。鼓风机呜呜唱着快乐的年歌,火苗一边跳着欢腾的舞蹈,一边亲吻着大铁锅的锅底,铁锅则把自己浑身的燥热一股气地传递给笼屉。笼屉呢,就把热量回环喷在大大的馍馍上,一笼笼雪白的馍馍就出锅了。每一笼的馍馍花色不一,大小不同。有普通的花卷,有讲究的花鸟形状;有白面的,有杂面的;有纯色的,有层层红绿黄的;还有工序最复杂、费时最多的给灶神的“枣山”。晾过蒸汽后,把一个个馍馍慢慢摆放在筐篮里,就是我的工作了。不能挤,不能压,一个花色一块地方,一个形状一种摆法,大的在上,小的在下,我寻找着最佳的位置,把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安放好。一层层,一层层,眼看着,筐篮就满了,就高了。

不经意间,走过了山一程,水一程。如今,母亲老了,大家也变成了天南地北的几个小家,筐篮就没有了用处,寂寞在墙上,一年又一年挂着。可是,无论走到哪里,那些筐篮里的年味,都在我们的记忆里明灭闪烁,永不逝去……